

前漢書

三十五

遊俠 貨殖 酷吏 循吏

昔霸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3 1954

35

儒林

丁寬

楊何施讎

孟喜

梁丘賀

京房費直

高相

伏生

歐陽生

林尊

夏侯勝

周堪

張山拊

孔安國

申公

王式

轅固

后蒼

韓嬰

趙子

毛公

子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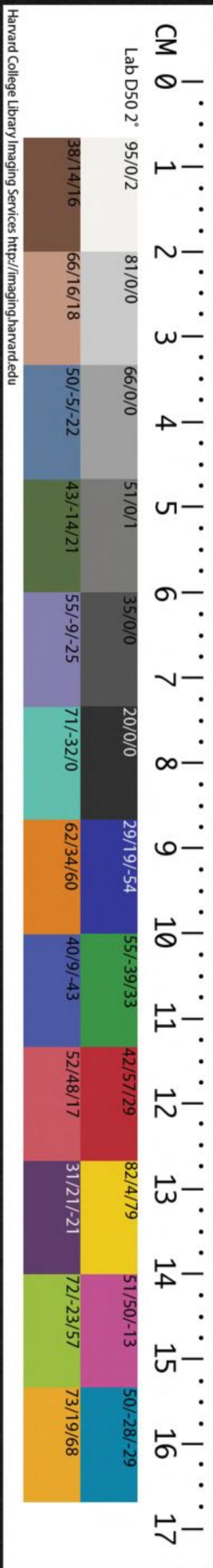
胡毋生

嚴彭祖

顏安樂

瑕丘江公房鳳

T 2550 / 1166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儒林傳第五十八

班固

漢書八十八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之儒者惟學虛心執之文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六學者王

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

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

孔子興師古曰陵夷言漸積替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

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鳳鳥

有德而無位故云已矣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師古曰

此乎蓋自謂也亦見論語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

師古曰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危陳師古曰匡邑名

者則為應者而申明之

曰作云汲

即陳留匡城縣孔子兒類陽貨陽貨嘗有怨於匡匡人見孔子以為陽貨也故圍而欲害之後得免耳左陳謂在陳也絕糧奸七十餘君奸音干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師古曰自衛善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古曰自衛善也反魯謂哀十一年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究觀古今之篇籍廼稱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師古曰堯則之所行皆法天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師古曰巍巍者高貌煥明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言周追視夏殷之制而慎益之故禮文大備也郁郁文章盛兒自此以上孔子之言皆見論語於是叙書則斷堯典師古曰堯典起自堯典也稱樂則法韶舞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樂則法韶舞韶樂也孔子歎其論詩則首周南師古曰以閔綴周之

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繼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

師古曰繩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章編三絕而為

之傳師古曰繩三絕也謂章句也皆

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故孔子身謙言我但述百耳下學上達謂下學仲尼既沒

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者七十七

大者為卿相師傳小者如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

居陳師古曰子張澹臺子羽居楚師古曰子羽姓澹臺

夏居西河師古曰子夏子貢終於齊師古曰子貢如田子

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

師師古曰子方以下皆魏人也滑音于技反齧音離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

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術弗廢至於威

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古師學顯

於當世宣齊二王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古師

日燔焚也今新豐縣温湯之處西兩三里

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阮古老相傳以書藏也宏

詔定古文官書亭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於法

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更令於法

坑谷中温處瓜實成謂士諸生說之八人乃合錄

其之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力相難不夫因變於上

地其不謬矣燔音扶示反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

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卒

與俱死師古曰孔光傳云鮒為陳涉博上死陳涉起匹夫

毆適成呂立號師古曰毆與驅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

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呂秦禁其

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

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

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

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

喟然興於學師古曰喟然歎息貌音立位反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言

陳豨盧縮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也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師古曰言少然

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

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具官謂備員而已漢興言易

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

則較固生師古曰培固者其人名公生燕則韓太傅師古曰名者其號也它皆類此培音陪

也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

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

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

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師古曰鄉讀曰嚮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

廼請曰丞相御史言師古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

禮風之以樂師古曰風化也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師古曰倫理也今禮

廢樂崩朕甚愆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師古曰詳

悉也方道也利道及博聞之心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

為天下先師古曰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

里之化以厲賢材焉師古曰厲勸勉也一曰砥謹與太

常臧博士平等議師古曰臧也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

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師古曰教效也其勸善也顯之朝廷

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

內及外師古曰繇音由由從也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

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師古曰風化也古

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第

尚書博士

子五十人復其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

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

順鄉里出入不悖師古曰悖音布內反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

千石師古曰聞謂聞其部屬有此人也令縣令相族相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相也

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師古曰隨上計詣太常得受業吏俱至京師

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

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師古曰為籍而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

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

稱者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相稱其任者奏請補用之也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

師古曰謂班行也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文章爾雅

訓辭深厚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言詔辭雅正而采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

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

留滯師古曰言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禮義而為之又所以遷擢留滯之人請選擇其秩

比二百石以上及史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

卒史師古曰左右內史後為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為大鴻臚也比百石以下補郡太

守卒史皆各一人師古曰內地之郡各補太守卒史二人也邊郡一人先用

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蘇林曰屬亦曹史今縣令文書解言

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師古曰云備員者示以請著非藉其實用也

功令師古曰新立此條請以著於律令它如律令師古曰此律令如舊律令

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師古曰

曰彬彬文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

帝未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師古曰蠲其徭賦也復音方目

反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

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

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

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負師古曰常負之歲

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

十人補文學掌故云自魯商瞿子不受易孔子師古曰商瞿姓也瞿

東馬臂子弓師古曰馬姓也音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

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

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徒杜陵號杜

田生師古曰高祖用妻敬之言徙關東大族故何以舊齊田氏見徙也初徙時未為杜陵蓋史家本其地追言

也授東武王同子中雜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

數篇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而同授

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為太中大夫齊即墨成登城

陽相師古曰姓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衛胡

田何師古曰莒人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

何寬傳上

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師古曰告

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師古曰言丁寬得其法術以去寬至雒陽

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

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師古曰

謂經之旨趣也中皆類此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師古曰碭者梁

郡之縣也音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師古曰梁丘又音岩是易有施孟梁

丘之學師古曰絲與中同後類此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為童子從田王孫受

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師古曰卒終也與孟喜

梁丘賀竝為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為少

府事多迺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

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

年師古曰言從結髮為童壯即從師學著其早也賀不能及詔拜讎為博士甘露

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師古曰三輔故事云石渠閣在未央殿北

以藏祕書也讎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

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為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

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琅邪邴丹曼

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絲是施家有

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師古曰時人以卿呼之若言公矣

善為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
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
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
喜郊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師古曰用為光榮也同門梁丘賀疏通
證明之師古曰同門同師舉者也疏通猶言分別也證明明其偽也曰田生絕於施讎
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
易師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
蓂茲也師古曰易明夷卦彖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
箕子以之而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比箕子者謂
殷父師說洪範者也而賓妄為說耳茲言其根蓂方茲
茂也茲音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師古曰心

供主易位沒

不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師古曰名之者承其名云實授也後賓死莫能持
其說喜因不肯仍師古曰仍亦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
郎曲臺署長師古曰曲臺署名病免為丞相掾博士缺眾
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注
翟牧子兄師古曰况皆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為武騎從太中大
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師古曰自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為課
史法者或書字誤耳不當為京房房出為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
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為都司空令坐事
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師古曰為諸侍以

京房傳

京房傳

召賀賀入說上善之

師古曰說於天子之前

以賀為郎會八月飲耐

行祠孝昭廟

師古曰謂天子出行

先毆旄頭劔挺墮首垂泥中

師古曰

曰挺引也劔自然引

刃鄉乘輿車

師古曰鄉讀曰鄉

馬驚於是召

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

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

師古曰霍光傳云任宣霍氏之塔此云外孫誤也

宣子章

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

師古曰郎皆皂衣故

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

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

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

石渠臨學精孰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

之時宣帝選高材郎七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

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駿御史大夫自

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

師古曰張字仲方沛鄧彭祖

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為博士至揚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

家世傳業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

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

師古曰延壽其字名贛

延壽云嘗從孟喜問

易孟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程牧白生不肯皆曰

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

田

田

田

田

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師古曰黨讀曰儻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

為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葉

弘師古曰乘姓也音食證反皆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師古曰費音扶味反治易為郎至單父令師

曰單音善父音甫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

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師古曰璜又傳古文

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

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來

康以明易為郎永至一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程

詎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

上書言之後數月程詎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

以為惑眾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

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

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

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文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顏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

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

尚書

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微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

師古曰嘉者賈誼之

也孫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

師古曰名高字子陽

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

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質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為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為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衆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
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師古曰簡卿者倪寬門人
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
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真公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堪
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必為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太
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
領尚書事為石顯等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怒之廼權
堪為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為平卿及長安許商長白平
卿為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衣冠君傳子光亦事平卿至

因一作目

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為著者五行
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
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快欽幼卿為文學

師古曰依孔子因弟子類
回以下為四科也快音桂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

冢大夫博士即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
者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眾尤盛章為王莽所誅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師古曰拊音膚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

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
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脩章句為廣陵太
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師古曰言小夏侯
本所說之文不多

而秦蔡又更增益 故至百萬言也 為城陽內史倉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

相尋善說灾異為騎都尉自有傳寬中有雋材以博士授

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

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傳褒

賢雋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

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

也事見尚書大傳而與古文尚書不同臣公叔文子卒衛

侯加以美謚著為後法師古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叔發

者衛國內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

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

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近事大司空朱邑

右扶風翁歸德茂大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

不激揚師古曰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

文學師古曰論語云立學子游嚴然總五經之妙論立師

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儼入則鄉唐虞之閔適王法納乎

聖聽師古曰卿讀曰嚮闕大也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列

施平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師古曰退食自公召南羔

公之從也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

登司徒有家臣師古曰司徒掌禮教之官言寬中學行甚

卒然早終无可悼痛師古曰卒臣愚以為宜加其葬禮賜

之令謚師古曰以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甚

之令謚師古曰以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甚

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
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為博士魯王莽太傅玄哀
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
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

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

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

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師古曰少子亦常字也以明

穀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號徐敖教為左

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暉子貞子真授河南桑

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暉等皆貴顯世

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

又采左氏傳書叙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

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

是師古曰以霸秋增加分析故與中書之文不同也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霸辭受父父有第

子尉氏樊竝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師

曰存者後樊竝謀反廼黜其書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

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

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師古曰郢元即郢客也

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

師古曰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師古曰胥靡相係而作申

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師古曰身

非受業弟子其它賓客來者又謝遣之不與相見也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

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師古曰

說其指不為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

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

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

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師古曰乃言師申公

於是上使使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馭迎申公弟子

二人乘輅傳從師古曰傳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

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師古曰

念也力行謂勉力為行也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

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師古曰舍議明堂事太皇貴太

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師古曰喜音許既反說讀曰悅得綰臧之過以讓

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師古曰讓責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

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

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陽

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

慶忌膠東內史李奇曰姓闕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

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

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

中徐公蘇林曰免中縣名也李奇曰邑名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

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晉灼曰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也又

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

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

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

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皆下

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

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

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

之也師古曰復音方月反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

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

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李奇曰長安名先事式後東

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

師具是矣自潤色之師古曰言所聞師論具盡不肯復授

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摠衣登堂頌禮甚嚴師古

曰摠衣謂以手內舉之令離地也摠音口疾反頌讀曰容誼誦說有法疑者皆蓋不言

蘇林曰立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為立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論語載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伐無是也欲遵此意效效孔者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

子自稱在耳蓋者發語之辭言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

皆素聞其賢其薦式詔除下為博士師古曰下除官之式

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

止舍中舍諸大夫博士其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師

曰勞音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師古曰為魯詩者所宗師也至江公著

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如淳曰其學官自有此歌

驪駒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吹以相樂也歌

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穎曰肅用

甲且無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

言之師古曰於經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

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今式恥之陽醉過塚師古曰

流俗書本云何曲狗妄改之也而倒也壘古地師古曰諸

生疆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王唐生

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

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詩

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

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

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

黃生曰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

為作而汲是

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

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師古曰此非受命更

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師古曰語

也何者上下之分也師古曰分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

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臣過以尊天子

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師古曰謂必如

黃生是言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

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古師

曰馬肝有毒食之熹殺人幸得無食遂罷寶太后好老子

言湯武為殺是皆經義故以為論也

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師古曰家人言僮一隸之屬太后怒曰安得

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也廼使固入園擊鼠上

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廼假固利兵師古曰假給與也利兵兵刃之利也

下園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舉後

上以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

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

亦徵亦徵次曰而事固師古曰言深憚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

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

侯始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鄒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

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為諫大夫

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游君穎
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
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
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眾充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

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

也淮南貢生受之師古曰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

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

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

事分明師古曰悍勇銳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孝宣時

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

所傳也嘗又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

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

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

誼授同郡人長子公與王吉吉為昌邑中尉自有傳令生為

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部刺史

由是韓詩在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疑

福皆至大官徒眾充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

授辭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敷教授九江陳俠為王莽
講學大六中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敷

漢興與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蘇林曰

有二即為此頌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

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即國有容史皆請魯學之師古曰

頌讀與容同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

襄師古曰延襄其資注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頌能未善也

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

桓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師古曰姓公戶名滿意也與

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為禮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

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者記因以授沛

聞人通漢子方如淳曰聞人姓也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

沛慶晉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

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

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晉授賈

夏竦敬文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叔球郭徐良游卿

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

子孫師古曰子孫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

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

舒

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
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相自有傳弟子
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師古曰
位成大王梁相步舒丞相長史應魏公守學不失師法為
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賈孟為符節令坐說災異
誅自有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賈孟孟弟
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實門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
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師古曰顯
門言各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
自名家

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八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
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脩小禮曲意之貴
人左右之助經詎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
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
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為元帝少府師古曰
讀曰仲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為荊州刺史文東
平太傅徒衆元盛雲坐為江賊拜辱命下獄誅師古曰
誅而拜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賈孟弟子也家貧為學精力官
至齊郡太守丞後為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冷豐次君師古

日冷淄川任公公為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冷任

音際之學始貢禹事羸公成於睦孟至御史大夫疏廣事孟卿

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莞路師古曰莞亦管字也路為御

史中丞禹授頴川堂溪惠師古曰姓惠授泰山冥都師古

音莫反都為丞相史都與路文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莞冥

之學路授孫寶為大司農自有傳豐授馬宮琅邪成咸

為郡守九卿徒眾尤盛官至大司徒自有傳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

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

公响於口師古曰屬音之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

欲反响古响字

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師古曰比次也輯合也

音類寐反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

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師古

漸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

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睦孟等論數困之師古曰孟等窮屈也故好

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

師古曰姓丁皆從廣受千秋文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

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賢長信少府夏

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

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

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
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廼以千
秋為郎中戶將師古曰戶將官名解選郎十人從受汝南
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
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補達行詔以穀梁欲令助之江
博士復死廼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師古曰保宮少府之屬官也本名居室
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
習廼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
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甲輓
伊推宋顯師古曰輓音晚穀梁議即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

竝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竝以穀

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師古曰使者謂當時詔遣監議者也內謂升入議所也公羊家說請

因許廣而使者議二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

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師古曰周慶丁姓二

也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為博

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盛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又

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

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師古曰琅邪之縣也其音基以射策乙科為太

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為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

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為光祿大夫遷五官
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_{如淳曰即成太后親也}卿光祿勳治宮
中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
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
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書讓
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
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為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
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為講學大
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

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詔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

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師古曰蕩陰河內之縣也漢晉陽授

清河張禹長子師古曰非成帝師張禹也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

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

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師古

曰禹先更始傳子咸及程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

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

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程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

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負說科射策勸以官祿

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滿盛支葉蕃滋師古曰滿也蕃多也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

也師古曰言為經學者則受爵祿而獲其利所以益勸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揚春

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

蓋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

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

是在其中矣如淳曰雖有虛妄之說是當在其中故兼而行之

儒林傳第五十八

儒林傳第五十八

循吏傳第五十九

師古曰循順也上順公法不順人情也班固漢書八十九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

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師古曰帥導也民作畫一之歌師

畫一謂歌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闈

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至于文景

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

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

四夷內改法度師古曰攘卻也民用彫敝姦軌不禁師古曰時少

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

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
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東
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
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師古曰舉賢良
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益鐵矣及至孝宣絲
穴陋而登至尊師古曰穴古側字穴陋言非正統而興于
閭閻師古曰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知民事之難難自霍光
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
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絲退而考察所
行以質其言師古曰質正也師古曰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

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
也師古曰訟理言所訟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師古曰
師古曰謂郡守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
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
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
表以次用之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師古曰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
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公孫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
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也師古曰抵至也音丁禮反王成黃霸朱邑龔
遂鄭弘召信臣等師古曰召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
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廩言有風

也米 前漢傳三十九 文翁 師古曰辟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

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師古曰辟

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

人親自飭厲師古曰飭與敕同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

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知淳曰金馬

吏是也作馬形於刀環內以金鑲之晉灼曰刀書刀布布

刀也舊時蜀郡工官作金馬書刀者似佩刀形金錯其柄

布刀謂婦人割裂財布刀也師古曰少府郎掌財物之府

以供太守者也刀巴蜀刀有環者也布蜀布細密者也二

者蜀人作之皆善故賈以為貨無限於數咸蜀生皆成就

還歸文翁以為右職師古曰郡中高職也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

史者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舍也招下縣子弟

以為學官弟子師古曰下縣四郊也為除更繇師古曰不令

工衡文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

子使在使坐受事師古曰使坐別坐可以視每出行繇益

從學官諸生明經饒行者與俱師古曰益多也使傳教

令出入閭閻師古曰閭閻也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

為學官弟子富人坐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師古曰繇

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

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

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師古曰文翁

在益州
城內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
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

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師古曰謂勸勉招懷百

等之效師古曰異於常等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

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

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

俗吏多為虛名云

蕭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工雅反以豪桀役使徙雲

陵師古曰身為豪桀而役使鄉里人也霸少學律令喜為吏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孟康曰賞官主賞

此說非也因入坐同產有罪劾免師古曰同產謂兄弟也後復入穀

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任用他

謂充異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師古曰輕其為使

領郡錢穀計出入之數也簿書正以廉稱師古曰言無所

正不虛察補河東均輸長師古曰以廉稱復察廉為河南太

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師古曰內敏言又習文法然溫良

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

史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

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
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為能師古

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
讀與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位師古在民間時知百姓

平師古曰此庭中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師古曰

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師古曰勝及繫獄當死霸因從勝

受尚書獄中再隄冬師古曰積三歲廼出語在勝傳勝

出復為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賈良勝又口薦霸於

上上擢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

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在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官賜

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師古曰不令太

守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師古曰分令民咸知上

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師古曰郵行書舍謂傳送文書

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師古曰米鹽然

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問它

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

治師古曰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

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

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師古曰米鹽然

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問它

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

治師古曰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

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

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師古曰米鹽然

密

師古曰屬我也周密不冊漏也屬之欲反

吏出不敢舍郵亭

師古曰舍止也

食於道

亭為櫻其肉

師古曰櫻持之櫻音櫻

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

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

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釐不

敢有所隱鯨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

處師古曰區處謂分別而處置也音昌汝反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猶子可

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也師古曰識記音式反吏民不

知所出師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

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師古曰力猶勸也言先以德教化於下若有弗從然後用刑罰也

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師古曰不欲易代及損傷之也許丞老病聾如淳曰許縣丞

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

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

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

際而奔匿簿書以盜官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

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

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

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

軍馬不適士孟康曰關西人謂補滿為適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効之軍興連貶秩

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

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

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

師古曰鄉讀曰焉下亦同孝子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

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

于教化與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

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已解於上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

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

月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吉為丞

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

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稍於治郡時京兆尹

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蘇林曰今虛黃所著鵲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鵲音芬字本作

鵲此通用耳鵲雀大而色青出羞中非武貴所著也武貴鵲者色黑出上黨以其關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也

今時俗人所謂鵲雞者也音曷非此鵲雀也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

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計長吏守臣

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

不拾遺及舉孝子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師古曰丞

古者屋之高巖通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呼為殿不必言中舉

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

對時臣敞舍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

百人邊吏多知鵲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師古曰圖

謀也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師古曰凡言條者一而疏舉之若

前漢書卷九

木條然也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敵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

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恠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

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

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

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恩竭忠也臣敵非

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

法令各為私教師古曰舍廢也務相增加澆淳散樸師古曰不雜

之則味薄樸大竝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

妖師古曰解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

益廉貪貞滂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

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師古曰軼過也漢家承敵通竊造

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貴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

飭長吏守丞師古曰勸同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

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師古曰檢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師古曰檢

反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師古曰好

求也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敵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

如敵指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

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

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師古曰左

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亡寃刑邑

行美傳五十九

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師古曰言欲拜將相事自在朕也

侍中樂陵侯高惟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師古曰具其材質君何越

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師古曰乃

得免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

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

竟為大司馬師古曰史著此者亦言霸奏高為大尉適事宜也霸子思侯賞嗣為

關都尉薨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

廼絕子孫為吏二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為陽夏游徼師古曰

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雅問之乃其鄉

口游徼主徼巡盜賊者也與善相人者其載出師古曰同乘車兄一婦人相者

里巫家女也霸即取為妻與之終身為丞相後徙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祠鄉嗇大兼平不苛

以愛利為行師古曰仁愛於人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

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

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醇厚

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

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師古曰

善也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師古曰

曰直讀曰臆約結固亡奇也師古曰約屈也雖有亦安所施師古曰

足展效也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師古曰司農主百穀故云周稷

業之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師古曰穰音穰何則有亡

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蘇林曰魏無知也

師古曰倩上之美稱故云魏倩也而韋氏便以為無知之

字非也譬猶謂及黠為汲直黠豈字音乎且次下句云賴

蕭公而後信亦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師古曰信謂為

非何之字也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師古曰信謂為

一說信讀曰伸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

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師古曰言邑感敵言貢

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

九族鄉黨師古曰洪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聞惜下

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東

脩之師古曰魏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聞之師

亦遭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

子師古曰屬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

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師古曰嘗謂及死其子葬之

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其為邑起家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

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

令事主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

爭於工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師

口蹇蹇不阿順之意也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

易蹇卦曰王臣蹇蹇師古曰蹇及國中皆畏憚焉師古曰王及王

今善媿人師古曰媿及國中皆畏憚焉師古曰王及王

師古曰媿

嘗父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邪
 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
 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師古曰閒讀音闕遂曰大王知
 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
 諛臣侯得王所為儼於桀紂也師古曰儼也得以為堯舜也王
 說甘諂諛嘗與寢處師古曰說讀曰悅唯得所言以至於是師古曰唯
 用得之邪言政至亡今大王親近群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
 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
 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廼選郎中張安等十
 人待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以

問遂遂以為有大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
 亡于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
 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濫諫之不復聽
 今哀痛未盡師古曰謂與近臣飲食作樂闕虎豹名皮
 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為詩道師古曰詩道也音布內反古制寬大臣
 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
 相宜極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群臣坐
 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
 數諫爭得減死髡為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
 飢盜賊竝起師古曰左右謂側近相次者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

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
 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
 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
 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其民困於飢寒而吏
 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師古曰潢池音潢
 言初生幼小之意也積水曰潢音黃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師古曰勝音勝
 以德而殺之也安謂上聞遂對甚說師古曰說音說答曰選用賢
 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
 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
 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師古曰傳音張

反劫開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未能
 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師古曰鉏音鉏

也持兵者廼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
 皆罷師古曰罷音罷為盜賊又心亦疲厭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
 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

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師古曰假音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
 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

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籬五十木葱一畦韭師古曰畦音畦
 也家二毋蠶五雞師古曰每音每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
 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

師古曰趨讀也秋久課收斂益畜果實凌矣勞來循行郡中
 皆有畜積師古曰凌受也於雞頭勞來勸勉也畜讀音盧到反來音盧代反吏民
 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
 曹以為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師古曰音讀曰音遂不忍逆
 從至京師王生曰飲酒不視太守師古曰音恒飲酒也會遂引入
 宮王生醉從後呼師古曰音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
 問其故師古曰音還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
 有所陳對宜曰皆聖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
 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師古曰音說
 讀曰突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

耕勸易地汲

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
 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
 帳宮館師古曰共音居而反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
 重之以官壽卒師古曰以壽終而卒於官也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師古曰召讀曰劬以明經甲科為
 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
 稱述超為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
 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
 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師古曰言休息之時皆在野次稀有安
 居時行視郡中水泉師古曰音下更反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

數十處師古曰開所以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

民得其利畜積有餘師古曰畜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師古

曰言用之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

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

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奸惡師古曰視其化大行郡中

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

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郡

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教

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

宮館希幸御者勿復繕治其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

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大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

覆以屋廡師古曰廡周室也始書度難蘊火待溫氣乃生

師古曰廡音於云反信臣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

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十萬

師古曰素所費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石

卿士有益於民者師古曰百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

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

為立祠

師古曰言懼之甚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

如大府師古曰言猶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

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

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居也

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

鷹師古曰言其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師古曰簿者錄

步戶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師古曰刀所削治書

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間予臨江王師古曰

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

中都師古曰謂構成其罪也免歸家景帝使使即拜

都為鴈門太守師古曰使道之官師古曰不令得以便宜

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

匈奴至為偶人象都師古曰以木為人象令騎射莫能

中其先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師古曰漢法景帝曰都忠臣

欲釋之師古曰釋置也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

是都也師古曰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

審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少吏必陵其

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師古曰操執持也束溼言其

于高猶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到都為守始前數都

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凌都

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久之都死後長安左右

宗室多犯法師古曰長安左上召成為中尉其治效郵部

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人皆惶恐師古曰備戰栗也備音之瑞反

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威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特九

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為不復收如淳曰以被

見枚用也師古曰刑也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師古曰解

而亡去也傳所以出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費不至千萬安

可比人乎師古曰費廼貫其陂田千餘頃師古曰貫其假

得假貧民役使數千家師古曰假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

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師古曰封侯故因氏

焉師古曰逐改趙由以承家任為郎事文帝景帝時由為

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脩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

驕恣所愛者撓法法之所憎者曲法滅之師古曰撓亦屈

所居郡必夷其豪師古曰除之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凌太

守師古曰枝意堅司馬安之又惡孟康

文法傷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齒焉師古曰齒車

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害言屠姓也勝屠公富抵罪

中時馮者也言此一入皆下讓由故同車後由為河東都

議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審成周湯田之後事益多民

巧法六括吏治類多成由等矣師古曰大括大歸也音丁禮反

趙禹廉人也師古曰廉讀曰節以佐史補中都官師古曰京師諸

史府中皆稱其廉卒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師古曰無害言

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

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禹為人廉裾師古曰

音千到反報謝務在絕知友實客之請師古曰以此孤立

行一意而已見法軌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師古曰不

所搜也嘗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以禹賊深及禹為少府九

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為平

王溫舒等後起治峻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詩亂有罪

免歸師古曰詩感也言其心後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常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師古曰

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廼告上上拜義姁弟

縱為中郎孟康曰姁縱姊名也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

溫籍無所容也溫音於問反籍音才夜反縣無通事

無入能然文深應劭曰禹持不可以居大府武帝時禹以

音千到反報謝務在絕知友實客之請師古曰以此孤立

行一意而已見法軌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師古曰不

所搜也嘗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以禹賊深及禹為少府九

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為平

師古曰通下也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
 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子中師古曰脩成君王太
 也者其子名也讀曰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
 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師古
 音胡反且反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
 御史大夫弘曰師古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
 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廼拜成為關都尉
 歲餘關吏稅肆郡國出入關者李奇曰拜閱也師古曰寧
 見乳虎無直寧成之怒師古曰猛獸產乳養護其子則搏
 直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

陽及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

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師古曰

氏二家素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

牙之吏任用師古曰平氏杜師古曰遷為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

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

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壹

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孟康曰壹以皆捕之也律諸囚徒

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賂鞠者二百人以為解是日皆報殺

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師古曰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師

曰百姓有素豪猾為罪惡者令畏縱是時趙禹張湯為九

之嚴反為吏其日治公務以自效

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師古曰

隼之擊奮毛羽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師古曰民為姦京

師尤甚廼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所為

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師古曰言溫舒雖敗壞其功其

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師古曰言溫舒雖取音趣直指始出

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圖奉以惡用矣師古曰圖奉

而見任用言時縱廉其治效至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

起幸甘泉師古曰以為病愈也言帝久病既道不治上怒

曰縱以我為不行此道乎師古曰街舍也首至冬楊

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

使杜式治以為廢格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漢

廢格師古曰事也師古曰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

已而試縣亭長師古曰數廢數為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

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

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師古曰豪傑而性果敢一皆

把其陰重罪師古曰把而縱使督盜賊師古曰縱放快其

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師古曰快言所捕盜賊得其

其先所犯罪也即有避面夷之亦滅宗師古曰滅宗謂不

胡內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

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
往以九月至今郡其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師古曰
曰以私馬於道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
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師古曰
曰以我致罪者既沒入之令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
報至流血十餘里師古曰天子既多故血流十餘里河內皆怪
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大吠之盜其煩不得失
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頃足歎曰嗟乎今冬月益展一月
足吾事矣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
此上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師古曰放依

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疑但也猜疑也取吏河內
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師古曰此皆猜賊者義縱為內史憚
之未敢恣治師古曰言溫舒憚及縱死張湯敗後徒為廷
尉而尹齊為中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
坐怡怡不辯師古曰言為餘官則心意至於中尉則心開
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吏苛察淫惡少
年投鉞購告言姦師古曰鉞音項解在趙廣漢傳也置伯落長以
收司姦師古曰伯亦長帥之稱也置伯及溫舒多諂善事
有執者即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
雖貴戚必侵辱師古曰謂不居舞文巧請下戶之猾以動

大豪師古曰弄法為巧而治下戶之狡猾者用也請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豪中有權要不可治也請謂

請其治中尉如此奏請其治中尉如此文姦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中師古曰大

靡碎也靡音武皮反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師古曰言其殘

暴之甚也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執者為遊聲非有人情也

譽稱治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師古曰為權貴之家所排

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師古曰不當天子意也中音仲反坐以法免

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入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

數萬人作師古曰覆校脫漏未為卒者也脫音亡活反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為少

府徙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以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

中尉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孟康曰發詔徵豪吏溫舒者

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負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

自殺師古曰負騎騎自正負也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

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

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溫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為五也溫舒死家繫千

金師古曰索古累字尹齊東郡在平人也師古曰在音仕疑反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

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

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拜為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

木強少文師古曰木質也言如木石之為也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

治師古曰惡吏不肯為用也以故事多廢抵罪師古曰以

善吏在故不能治事也

故至於後復為淮陽都尉王溫舒敗後數年病死家直不
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
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

功師古曰所謂武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

尹齊師古曰放依以敢擊行師古曰果敢搏稍遷至主爵

都尉上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

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師古曰伐以書敕責之曰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陞劉德曰南越非有斬將奪

旗之實也師古曰奪與奪烏足以驕人哉師古曰烏前破

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

逆罪不容於天下師古曰建德南越王名也將軍擁精兵

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師古曰以不窮追

越為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

造伎巧請乘傳行塞師古曰傳張懸因用歸家懷銀黃垂

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

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師古曰解謂自解

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

對曰率數百孟康曰僕產為將請官蜀刀詔問賈武庫日

出兵而陽不知狹偽干君是五過也師古曰受詔不至蘭

池宮如得曰本出軍時欲使之瀾池宮頓而不去蘭池宮在渭城明日又不對假令將

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

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僕

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温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

軍荀彘俱擊朝鮮為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為庶人病

死

咸宣楊人也師古曰咸音咸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

軍青使買馬河東師古曰將軍衛青也見宣無害言上徵

為殿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

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師古曰詆誣也稱為敢決疑數廢散

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師古曰幾音依反王温舒為中尉

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師古曰米鹽細雜也事小大皆關其手自

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

官數年壹切為小治辯然獨宣以小治大能自行之難以

為師古曰經不可為常法也中廢為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

撤上林中宣使郡令將吏卒師古曰郡扶闌入上林中蠶

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師古曰音竹中反宣下吏為大逆當

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

者大抵盡效王温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師古曰

亦益師古曰高陽有梅免百政師古曰百皆姓也楚有段中杜少師古曰

也師古曰百皆姓也

仲齊有徐劫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羣至數千人

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擇死罪師古曰縛辱郡守都尉殺

二千石為檄告縣趨具食師古曰趨小羣以百數掠鹵鄉

里者不可殫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

師古曰出為猶弗能禁師古曰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

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

師古曰以軍與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

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廼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散

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

法應劭曰沈沒也取燕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曰羣盜起

大司馬職虞人萊所田野為表百步

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二千石以下

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

得坐課累府亦使不言孟康曰縣有盜賊府亦并坐使

累音力故盜賊寢多師古曰寢漸也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師古曰京兆鄭人即為天水尋

功次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為治郡國盜賊並起遷廣明為

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師古曰

音千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

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

孫勇衣繡衣乘馬車至圍師古曰陳圍使小史侍之亦

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廐晉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
之上封不害為當涂侯德輟陽侯師古曰輟音遠昌蒲侯初四人
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
上曰女欲不貴矣師古曰言女意欲歸不吾今貴汝謂賜之爵也女鄉名為何對
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師古曰遺音弋李及於是賜小史爵關內
侯食遺鄉六百戶上以廣明連禽大姦徵入為大鴻臚擢
廣明兄雲中代為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
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為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
代祭義為御史大夫以前為馮翊與議定策師古曰與封續曰豫
昌水侯歲餘以祈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

大司馬職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千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鑼鏡各帥其
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
車徒如戰之陳皆坐

降都尉前死喪樞在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女既出不至
服皮曰質引軍空還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師古曰簿首步戶反廣明
自殺關下國除兄雲中為淮陽守亦敢誅殺吏民守關告
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師古曰高祖時徙之其地後為陽陵縣

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出為

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為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

發以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

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廷叱羣臣師古曰止

於朝廷之中而叱即日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以

之也若言廷事矣

車對... 月而... 大同...

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

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孟康曰死者歸萬里葬地下故曰

昭帝大行時昭帝古曰方上謂曠中也用上

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異其疾用

欲以求利疾速也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

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

為僦師古曰一乘為一兩僦謂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

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僦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

焦賈兩家告其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

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師古曰為之開通道

延年抵曰師古曰抵拒諱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師古

將軍師古曰將軍又為大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師古

有師古曰窮治盡其理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

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實之言大事不成

今縣官出三十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自謂乞願以愚言

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

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悖

師古曰悖心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入議之師古

通師古曰通者從公家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

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眾人拍笑我卒徒

閣...

...

...

...

唾吾背乎即閉閣獨居齋舍師古曰齋讀曰齋偏袒持刀東西步

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

書故鳴鼓也師古國除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學

法律丞相府歸為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

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

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

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師古曰干也屬車天子後車也音之欲

又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

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

年闌內罪人法至死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而移宮門禁

幼之覆音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

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為掾宣帝識之張晏曰識

光擅拜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相掾復擢好時

令神爵中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史從軍

敗西羌還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師古曰涿人

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師古曰廢公大姓西高氏東高氏

曰兩高氏各以所居東西為號者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掾師古

音也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蒙大家賓客放為盜賊師古

也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師古曰道道路張弓拔

山字云廢宜言發

山字云發當外類

商作閔

山字云弁疑當作栗

山字云弁疑當作栗

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
 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新為郡將也謂郡守心內
 懼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廼出其重劾延
 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
 劾師古曰素披也音山客反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
 者死師古曰在氏前死吏皆股弁師古曰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更遣吏分考兩
 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
 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師古曰彊音氣而息野無行
 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師古曰雖陷法
 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師古曰飾文乘

人所謂當死者一朝楚所謂當生也詭殺之師古曰詭違吏
 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
 得反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
 事師古曰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志盡節
 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師古曰鄉出身不顧以是治
 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吏書所
 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吏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
 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師古曰總集流血數里
 河南號曰屠伯鄧展曰言天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伯長也令行禁止郡中正
 清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

有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盛作甚汲音之訛也

字云并疑當作

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延以書喻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

上觀下獲應劭曰韓盧六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孟康曰言

不甚多殺頓次鄉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

下喉咽二周餘斃師古曰喉咽也二周東西周君國也咽音一

千秀盛苗穢何可不鉏也師古曰秀批穀所生苗音誘自矜伐其

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為治郡中亦平畫蒙

豐年師古曰豐古屢字鳳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

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師古曰

也音頓二反心內不服河南郡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

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爾堂食邪義又遣司農中丞耿壽

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

去壽昌安得權此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功也公卿不

權乎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應劭

行使符也臧在符節臺欲有所并召治書御史符節令發符下太尉也延年疑少府梁丘賀

毀之心恨會琅邪太守以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

見廢謂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師古曰與

延年察獄史廉有臧不入身師古曰延年察舉其獄史為

入身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師

也師古曰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師

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無

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不樂

取告至長安師古曰取休也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

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以結延年

師古曰結正其罪也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弃市初延年母從東海

來欲從延年師古曰建丑之月為臘祭到雒陽適見報

囚師古曰奏報行法也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

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

數言延年師古曰數音所具反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

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來刑罰多刑殺人師古曰顧反欲以

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師古曰直用反因

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也正音之盈反謂延年

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我不意當老見壯

子被刑戮也師古曰言素意不自謂如此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

師古曰言待其喪至也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

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師古曰稱其賢知也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

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姬師古曰一門之中五石次弟二千石故摠云萬石次弟

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貴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史察廉為樓煩長舉茂

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徒為潁陽令坐殘賊

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

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匿亡命鄧展曰紅陽姓長仲

陽縣也長姓仲字也師古曰姓紅陽而兄字長弟字仲令

善長字或作張者非也後人所改耳一曰紅陽侯王立

之子兄弟也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

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廼

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師古

有自怨於吏或受相與探丸為彈師古曰為彈丸作赤黑

人昧賂報仇也彈音徒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師

旦反橫道枹鼓不絕師古曰枹擊鼓推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

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

丈致令辟為郭師古曰致謂積累之也令辟師郭也郭謂

辟音避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亢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

亭長里正父老伍人師古曰五家為伍伍人雜舉長安中

輕薄少年惡子師古曰惡子不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

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師古曰凶服危險之服

為名籍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

皆効以為通行飲食羣盜師古曰飲音於當親閱見十置

一師古曰其餘盡以次內虎亢中百人為輦覆以大石數

日壹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與出瘞寺門桓東如瘞曰瘞埋

四角柱四出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桓陳味之陷

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味之陷

行囊事二十

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揭著其姓名於瘞處而書死者名

也揭音揭代音也揭音揭代音百日後廼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

號哭道路皆歔歔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栢東少年

場師古曰安猶焉生特諒不謹枯骨後何葬師古曰諒也葬字合韻

郎音子賞所置皆其魁宿師古曰魁根本或故吏善家子失

計隨輕黜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師古曰財皆賞其罪師古曰

緩也日賞詭令立功以自贖詭師古曰詭責也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

爪牙追捕其精甘菁女惡甚於凡吏讀師古曰嗜賞視事數

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中

多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

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

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文

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

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

母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

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也納

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也納

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也納

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也納

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也納

家賴主便趙禹据法守正師古曰據音據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

家賴主便趙禹据法守正師古曰據音據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

張湯死後罔密事叢師古曰叢謂衆也滯師古曰滯漸也

反九卿奉職救過不給師古曰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衆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以爲儀表

師古曰謂有儀其行者方略教道壹切禁

姦師古曰汗濁也道讀曰導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師古曰音尺孕反

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酷吏之篇也

酷吏傳第六十

漢書卷之六十一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中郎將開國子勳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關擊柝

者師古曰卑隸也擊柝師古曰擊木以警衆也擊柝師古曰擊木以警衆也

爵祿奉養官一畫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

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

土地川澤丘陵行沃原隰之宜師古曰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

原下澤教民種樹畜養師古曰種樹也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

崔蒲材幹器械之資師古曰崔音桓音五音反音

故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

故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

故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

故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

故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

故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

山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師古曰禮記月令云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豺獾未祭罝網不布於墜澤師古曰禮記月令季秋鷹隼擊罝網不施

後曰獵乃祭獸為宜免網也音差鷹隼未擊罝網不施

於墜師古曰墜乃祭鳥用始行殺也鷹隼擊罝網不施

澤不伐天師古曰澤謂草木之古長未成者也

音五葛反天音鳥老反天塚魚麋師古曰塚音鳥老反天

春之月母殺後強母音鳥老反天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師古曰春之月母殺後強母

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

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師古曰近象離也后君也左右助也言王者資財用以成教

事交利而俱贍師古曰言以其所有非有徵發期會而遠

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師古曰致用謂備

取百物而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師古曰取百物而此之謂也

也書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師古曰閒宴讀曰閒

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師古曰市井處井共汲之所故

物而遷焉師古曰言非其本業則弗觀故其父兄之教不

蕭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

物而遷焉師古曰言非其本業則弗觀故其父兄之教不

蕭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

蕭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

蕭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

蕭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

蕭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

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

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向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是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辟讀曰譬

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師古曰道讀曰導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德禮率下不飾偽

及周室秉禮法墮師古曰墮毀也首火規反諸侯刻桷丹楹大夫

山節藻梲師古曰梲桷也檣柱也檣謂刻縷為水藻之文也刻桷丹楹魯桓宮也山節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師古曰八佾舞藻稅藏文仲也

則以雍樂徹食三家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

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平桓文

之後師古曰齊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興政家殊俗者欲桓晉文也

不制僭差亡極師古曰者讀曰嗜於其商通難得之貨工

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師古曰追逐也

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

圍奪成家者為雄桀師古曰開謂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

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土木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

短褐不完嗆菽飲水師古曰短布長襦也編象衣也其為

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楹色故夫

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

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餘法度之無限也師古曰餘讀與由同故列

山子云為宜曰與聲之誤也

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昔學玉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計然名然越臣也

計然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

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使便以致霸是功重

於范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不見

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說諺矣據古今人表計

然列在第四等豈是范蠡書篇乎計然一號計研故實戲

云不研桑心計於無恨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

所不通尤善計於南遊越范蠡半身事之其書則有萬

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

越春秋反越絕書並作計然此則似研及然聲皆相近實

一入耳何哉計然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

書籍下見何哉計然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

萬貨之情可得見矣師古曰故早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

理也師古曰早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旱時而推此類而

脩之十年國富厚將戰士遂報疆吳刷會稽之恥師古曰

除之也音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月其五而得意既以施

國吾欲施之家廼乘扁舟孟康曰持舟也師浮江湖變名

姓適齊為鴟夷子皮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

鴟夷皮之所為故曰干皮之陶為朱公孟康曰陶即以為陶天下之中

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廼治產積居與時逐孟康曰逐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

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

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師古曰息生也遂至鉅萬故言富者

何莫得六十一

直道

日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師古曰孔子弟子發貯幣財

曹魯之間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七十子之徒賜最為

饒師古曰言於第而顏淵簞食瓢飲在于陋巷師古曰簞

也師古曰言於第而顏淵簞食瓢飲在于陋巷師古曰簞

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亢禮師古曰

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

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顏回

幸而中手意讀曰億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顏回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

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

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狙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

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

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

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師古曰祖始也

猗頓用鹽鹽起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鹽鹽池邯鄲郭

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師古曰埒等也

烏氏贏畜牧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贏及衆斤賣師古

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師古曰遊時之禁故

秦始皇令贏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師古曰遊時之禁故

言之多秦始皇令贏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師古曰遊時之禁故

音六
姓反
巴寡婦清師古曰以其行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師古

曰丹丹砂也穴者家亦不訾師古曰言資財衆多清寡婦山谷之穴出丹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

築女懷清臺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

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

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師古曰更音工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蹏孟康曰蹏音蹄牛

千蹏角孟康曰百六十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也

言千者舉成數也千足羊師古曰凡言千足是羸水居千

石魚波師古曰波讀曰波言有大陂養魚一歲收千石魚

矣山居千章之萩孟康曰萩任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大

榮南河濟之間千樹萩師古曰榮亦水名濟水所陳夏千

畝黍師古曰陳陳縣也夏夏縣也皆屬齊魯千畝桑麻渭

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鐘之田孟康曰

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

者之資也師古曰言其通邑大都酷一歲千釀
師古曰千

醢醬千瓊師古曰瓊長頸鬣也漿千儋師古曰儋人儋之也

一儋兩鬣儋屠牛羊羸千皮穀糴千鍾師古曰謂常薪橐

千車船長千丈師古曰擷積木千章竹竿萬个師古曰謂常薪橐

个師古曰个讀輶車百乘師古曰輶車輕小之牛車千兩

師古曰車一乘曰一兩謂之木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孟

為一鈞素木鐵器若卮菑千石孟康曰百二十斤馬蹏

噉千師古曰噉音江與口共千則為馬牛千足羊羸千

雙師古曰雙音江童手拍千孟康曰童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口

謂有巧技者指千則人百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

千鈞文采千匹師古曰文文縹也谷布皮革千石孟康曰

疊也師古曰疊音厚之布也其價成故與皮革同其量

耳非白疊也師古曰疊音厚之布也而讀者安為音非也

大斗師古曰大斗者其於量米粟師古曰粟音厚之布也合

稱之輕重齊則為合師古曰合音厚之布也量之多少亦為合

升則各為裏而相隨焉師古曰升音厚之布也此則合也說者不曉

讀為升合之令又改作台師古曰台音厚之布也競為解說失之遠矣

師古曰鮪音魚也師古曰鮪音魚也鮪魚也鮪音輒師古曰鮪音魚也

亦不知鮪鮪千鈞師古曰鮪音魚也鮪魚也鮪音輒師古曰鮪音魚也

素粟千石者三之師古曰素音厚之布也狐貂裘千丈羔羊裘千石師古曰素音厚之布也

千石

千石

山子云之猶於也

貂貴故計其數羔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種師古曰果采謂羊賤故稱其量也

實子貸金錢千貫節馴儉孟康曰節節物賈賤也謂除估也

古曰儉者合儉二家交易者也馴音子馴反儉音工外反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孟康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當買而買故得利少亦比千

而十得其三廉賈賈乃賈賤乃賈故十得五也

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

推輦行師古曰步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設

萌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唯卓氏曰此地隘薄吾聞岷山之

下沃墜下有竣焉至死不飢孟康曰竣音蹲水網多鷓其說非也竣鷓謂羊也其性可食以充糧故無飢年民工作華陽國志云汶山郡都安縣有大羊如鷓鷓也

布易買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師古曰運

籌算賈滇蜀民師古曰行販賣於滇蜀富至童八百人田

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治鑄賈熈結民富埒卓氏師古曰雅

也言程鄭行賈求利於其人也埒音直反結讀曰擊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

羅哀嘗至鉅萬初哀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師古曰言其

且至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疆力石氏嘗次如直孟康曰

氏直氏也石氏勤力故嘗次二人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其

人疆力謂羅哀耳嘗次如直自謂石氏之饒財也直音側

于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哀舉其

下文背有平陵如氏直氏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莫敢負

師古曰負音吐戴反

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

師古曰遂期音基

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入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

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

名

師古曰閒讀曰閑言其志寬大不在急促公子若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動性行有似之也若今言諸郎矣

然其贏得過當淪於熾

師古曰熾讀為愈愈勝也熾細也熾得然所獲贏餘多於細者類此

家致數千金故南陽

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父

兄弟第約頗有拾印有取

師古曰頗古俯字也俯仰必貴有所取拾無巨細好惡也

貨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

師古曰刀音紹名也刀音紹

桀黠奴人

之所患唯刀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

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刀

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閒既衰至成哀間臨菑姓

偉嘗言五千萬

師古曰姓名偉

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

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以久

賈

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雒陽之地居在諸國之中要衝之

下不齊百平刻時人直入

山子云之猶於也

所若大街徑故其賈人無所不至而過邑不入門設用此

多得利不憚久行也中音竹仲反過邑不入門設用此

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師古曰十千萬則萬萬也言其財至萬萬也一日至千萬者十焉

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等亦十千

萬莽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師古曰法武帝者言

用卜式東郭咸陽孔僅等為官也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孟康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輸在所也師古曰於京師

四方諸道督其租耳道者非謂上道也秦之敗也豪桀爭取金玉任氏獨害

倉粟師古曰取倉粟而害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

石至萬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

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師古曰言其居

買之切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賈讀曰價善富者數世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

善富云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

得飲酒食肉師古曰任公任氏之父也言家為此私約以制也晉灼以為任川公家之約此說非也

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

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孟康曰邊塞主斥候卒也此一人能致富若此師

古曰此說非也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

挑得悉其畜牧也姓橋名挑以萬鍾計者不論斗斛千萬

計之數每率萬鍾而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

軍於齊貢子錢家師古曰行於須齋糧而出於子錢家子

錢家以為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母鹽氏出捐千金貸

師古曰貸謂假與之音吐戴反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

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氏盡諸田師古曰

讀曰私田牆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

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綱平陵如

氏直氏長安丹王君房豈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

師古曰王君房賣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賣錢亦致高訾皆讀與資同高訾謂多資財樊嘉五千萬

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為京

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

民兼業穎利師古曰穎與專同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

勝數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過限從翁此而富為州中第一也

伯以販豚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論修質氏以酒削而

胃師古曰胃說皆非也酒准也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

惡者主為酒削之去其穢穢更節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師古曰

曰今太官常以十月作湯羊胃以末椒薑粉張里以

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

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乃開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

入連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錮亦

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紀姦成富師古曰搏

掩襲取人物者也搏字或作博一說博六曲叔稽發雍樂

成之徒師古曰姓曲名叔稽發雍樂復與良善之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入齊齒並列

貨殖傳卷第六十一

貨殖傳卷第六十一... 漢書卷九十二... 班固撰... 貨殖者，言貨物之殖也。...

游俠傳第六十二

班固撰 漢書九十二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

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覬音幸也覦音欲也

覦音諭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又音諭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權不

移於下也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

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

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齊桓晉文周

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從

音子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

春申師古曰錄讀與由同信陵君無忌平皆藉王公之

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宥禮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

而取也師古曰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

齊虞卿之交也將為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

平原之急師古曰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吉急於無忌無

而令朱亥擊殺晉鄙遂率兵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

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搃搃持也擊右手腕

於是皆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

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師古曰匡正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

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

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

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其陷於刑

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師古曰季路

也師古曰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師古曰論語載

法志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

而反正乎師古曰視讀曰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臯人也

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

之臯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臯

師古曰伯讀曰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

之臯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臯

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三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師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師古曰魁用盛而杓之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諸邦嘗施唯恐見之振

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來不遇駒牛晉灼曰駒駒也音工曰反晉說是也專趨人之急

甚於己私師古曰趨趨也既陰脫李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至河南

得劇孟書喜曰且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師古曰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劇孟行

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

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

之間師古曰符離是時濟南彌氏陳周廣亦以豪聞師古

音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薛陽翟

薛况陝寒孺紛紛復出焉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寧也故

翟屬穎川陝即今陝州陝縣也薛師古曰

郭解河內軹人也師古曰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

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師古曰性沈不飲酒少時陰

賊感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言之意不快意所殺甚衆

以軀藉友報仇師古曰籍謂助也臧命作姦剽攻師古曰

穿窬而盜也剽音匹抄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曰不報仇

豕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

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師古

口自好喜為此名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師古曰振謂

持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猶言本心

不使師古曰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執師古曰與人飲使之師古曰

任彊灌之師古曰盡師古曰飲師古曰而師古曰使師古曰盡師古曰乃師古曰強師古曰

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

得師古曰伯師古曰解師古曰字師古曰也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使人微知賊

處師古曰微師古曰賊師古曰窘師古曰自師古曰歸師古曰窘師古曰因師古曰急師古曰具師古曰以師古曰實師古曰告師古曰解師古曰解師古曰曰師古曰公師古曰殺師古曰之

處師古曰微師古曰賊師古曰窘師古曰自師古曰歸師古曰窘師古曰因師古曰急師古曰具師古曰以師古曰實師古曰告師古曰解師古曰解師古曰曰師古曰公師古曰殺師古曰之

處師古曰微師古曰賊師古曰窘師古曰自師古曰歸師古曰窘師古曰因師古曰急師古曰具師古曰以師古曰實師古曰告師古曰解師古曰解師古曰曰師古曰公師古曰殺師古曰之

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師古曰除去其罪臯其姪子收而

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師古曰多猶重也益附焉解出人皆

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

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師古曰屋猶舍也彼何臯乃陰

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為踐

脫更音工衡反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師古曰直當也次當

恠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廼肉袒謝臯少年聞之愈

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

不聽師古曰居中間為道地客廼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

由聽師古曰屈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

子幸而聽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廼夜去

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間廼聽師古曰

且無用師古曰待各陽豪解為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

更言之以過從其言也解為入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

以騎自不致乘車入其縣庭師古曰所之旁郡國為人請

求事事可出出之如得曰事可為不可者各令厭其意師

音一厭音一然後廼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為用邑

中少年及附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

之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賊亡命喜事少年與解同志者

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師古曰中充也言訾財不充

同下亦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

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為之解徒

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入揚季主子為縣掾鬲之師古曰鬲塞其

送不令解得之也鬲與鬲同解比子斷揚椽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

不知聞聲爭交驪師古曰相知邑人又殺揚季主季主家上

書人又殺闕下師古曰於闕上聞迺下吏捕解解亡置其

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師古曰

曰出解也籍少翁已出解解博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

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為而解

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

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舌吏以責解解

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

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

辜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遂族解自是

之後俠者極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

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師古曰仲中大原魯翁孺臨

淮兒長卿師古曰兒東陽陳君孺雖為俠而相恂有退讓

君子之風師古曰恂謹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

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東西南北

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其昌是道哉此廼鄉者

朱家所差也師古曰鄉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音推長安熾盛街間各有豪俠

章在城西柳市師古曰漢官闕疏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

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師古曰章從京兆也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

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師古曰

章更不以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

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顯貲巨萬當

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

故章歎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石顯所信憐石君家破

不能以安也師古曰言能救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

氏反當以為福耶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

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服虔曰作箭者姓張名回酒市趙君都

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

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

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宜學乎護是辭其父學經傳師古曰

由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

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師古曰相經過也唯護盡

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

親而敬眾以是服為入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

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

卿曆古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間里
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知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師古曰
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多持
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
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數
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
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
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
曰不宜彊諫及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它職
事去主簿終身廢黜後護復以薦為廣漢太守元始中王

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
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
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
書至師古曰舉姓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師古曰
分三輔置前輝光後本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提里
大賊趙朋霍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為庶人其
居位爵祿賂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
死羊老失執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舊恩召見護封為
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為此爵而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
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

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古曰言

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師古曰嚮字謂邑曰

公子貴如何蘇林曰邑字公子也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

與呂公妻與呂媪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

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

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

相隨博奕師古曰博六博奕圍碁也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在高紀一

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

君寧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

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

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

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

冠如淳曰為後進人冠也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馬小車不

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

醉歸師古曰言每必出飲也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師古曰案舊法令而

適此下皆同適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

適此下皆同適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

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師古曰優禮賢重遵謂西曹此

入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迺舉遵能治二輔劇縣補郁

夷令師古曰古久之與扶風相失不相得也自免去槐里

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

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

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老酒師古曰考每大飲

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師古

曰既關閉門又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為館也嘗有

郭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雷醉時突入

見遵母師古曰雷音竹占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

狀母迺令從後閣出去師古曰以其前門閉遵大率常醉

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

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以臧去以為榮師古曰去亦

反又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師古曰懷求

禮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入門曰陳孟公坐中莫

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口陳驚坐云王莽妻奇遵材

在位多稱譽者繇是起為河南太守師古曰繇既至官當

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

几師古曰馮口占書吏且省宣事師古曰占隱度也口隱

反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為河南

太守而第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
 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
 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
 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
 巷師古曰藩車車之有屏蔽者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誦遵起舞跳梁
 頽仆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飲宴有節師古曰進讀
曰宴食曰飲飲音於庶反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濁肴師古曰沈及音耽
 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綬師古曰此較謂印之組也惡不可忍
 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宿客舍飲食自若師古曰言自如
 故久之復為九江及河內都制凡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

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
 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師古曰質
也而遵晝夜呼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師古曰屬連續
也屬音音之欲反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
 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執矣觀瓶之居居并之眉
師古曰眉并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
 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徽一旦與礙為甕所輻師古曰纏徽并索也
而甕縣也甕并以輻為甕者也輻擊也言甕忽縣礙不得下
而為非甕所擊則破碎也甕音上綃反甕音丁浪反輻音
 雷諸家之說或以甕為甕或音甕反身提黃泉骨肉為泥師古曰
又以甕為甕皆失之甕音側救反身提黃泉骨肉為泥師古曰
日提擲也擲入黃泉自用如此不如鴟夷師古曰鴟夷韋
之中也提音徒計反

前漢書卷之六十二

鷓鴣夷滑稽腹如大壺師古曰滑稽園轉縱捨無盡曰

盛酒人復借師古曰盡也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

也載酒食故有鷓鴣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絲是言之酒何過

手師古曰繇讀與遵大喜師古曰喜好愛常謂張竦吾

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師古曰約不取差

跌師古曰跌音徒結反而我故意自恣浮湛俗間師古曰湛官爵功

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師古曰竦曰人各有性

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

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

陽師古曰左馮竦為賊兵所殺李奇曰竦知有賊當去會

桓譚曰為通人之敵也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歸

德茂劉歆俱使匈奴師古曰單于欲脅誣遵遵陳利害為

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新方為賊所敗

時醉見赦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師古曰

也師古曰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部二千石死

官賦歛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又

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家廬三年

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師古曰禮畢衣冠

慕之輻輳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師古曰

今之雲陽谷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
口是其處也李父為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
仇谷口豪桀為殺秦氏亡命歲餘逢救出郡國諸豪及長
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
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
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
數也而說者以為高祖以下至茂陵為五陵失其本意
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閭門師古曰閭字與在所
實同音大千反
閭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以
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
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
約敕之時意廼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伯姬魯宣公
女嫁於宋恭公蔡公

字云固疑因

年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
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
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戒屬孝婦曰幸有老母吾若不來汝
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固其父母將取
嫁之孝婦固欲自殺父母懼而不取遂使養姑淮陽太守
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
不幸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失師古曰失
讀曰佚知其非禮然不
能自還吾猶此矣師古曰還讀曰
旋謂反歸故操涉自以為前讓南陽賈
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廼大治起家舍
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
兆仔涉慕之廼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仔人不肯從謂
之原氏仔費用皆印富人長者音牛向反然身衣服車馬
纔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

請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師古

此里上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予問以喪事家無所

有涉曰但繁掃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

親卧地不收涉何心鄉此師古曰鄉願徹去酒食賓客爭

問所當得涉廼側席而坐師古曰禮有憂者側席而削讀

為疏師古曰讀木簡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食之物分付

諸客師古曰胡糾反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映皆會師古

結音徒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

延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為棺歛勞師古曰勞

賓客也音工與反歛音力贍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

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

法鼻過敷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復放出之涉懼求為

御府掾史欲以避客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蘇林

師古曰已為中郎后免官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

人期會涉單車毆上茂陵師古曰毆投暮入其里宅因自

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如乘涉氣與屠爭言所傷屠者

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師古曰守茂陵新視事涉未謁也

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以示眾厲俗遣兩吏督守涉至日

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為會涉所與期

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

此字之同義因

前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

畢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師古曰

王游公素嫉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奪原

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吏涉刺客如雲殺

人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涉治家舍奢僭踰制臯惡暴著

主上知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家舍條奏其舊惡師古

果以為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

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大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

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師古曰殺

涉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謙遜而內隱師古曰隱好殺

眦於塵中獨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第多為

涉能得士死可用莽迺召見責以臯惡赦貴師古曰貴

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師古曰無幾

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漢諸假號

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

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奔將軍申屠建請涉與

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家舍者為建主簿涉本

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

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言以涉為涉用是

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屠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

與原巨先共換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

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微

取涉於車上師古曰微要也音工竟反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

市師古曰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

州郡者霸陵社君救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

叔皆有謙退之風師古曰馬領此地之縣繡君王莽居

攝誅鉅豪俠名補漕中叔不能得師古曰指其妻少善強弩

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遂以問建師古曰責也死音數

及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然
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於世云

游俠傳第六十二

游俠傳第六十二

